



XUESHENG BANKEWI RIBIDU CONGSHU

#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## 基度山伯爵(上)

84

主 编：陈国勇  
责任编辑：沈晓莉

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小学生故事金库·中外文学小说

---

# 基度山伯爵

(上)

本书编委会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沈晓莉

责任校对 赵慧锋

封面设计 陈志强

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

编 者 陈国勇主编

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

规 格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
印 张 389.975 印张

字 数 7658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书 号 ISBN7-5342-2732-1/E·1

定 价 (全套 100 本)928.80 元

## 编者的话

《基度山伯爵》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。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引人入胜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同时还揭露出当时法国社会现象的黑暗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

大仲马(1802—1870)是法国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作家。祖父是一个侯爵，与黑奴结合生下他的父亲亚历山大。法国大革命爆发后，亚历山大为拿破仑手下的一句勇将，屡建奇功，但不受重用而早逝，使年幼的大仲马饱尝种族歧视，心中备受创伤。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经历，使大仲马形成了反对不平、追求正义的叛逆性格。

大仲马由于父母早丧，家庭贫，靠自学成才，一生写的各种类型作品达三百卷之多，主要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。大仲马后发表了《狩猎与恋爱》、《婚礼与葬礼》和《享利三世和他的宫廷》等剧作。而他的上说则多达百部，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，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，情节曲折生

动,处处出人意外,堪称历史惊险小说。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,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,紧张的打斗动作,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,生动有力的语言,灵敏机智的对话等,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。最著名的小说有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基度山伯爵》等。

《基度山伯爵》以主人公邓蒂斯遭陷害而复仇的故事为主要线索,情节往往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,跌宕起伏,使读者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大喜。大悲。从主人公即将升任船长、新婚前夕的狂喜,到被捕入狱;从与世隔绝的牢中,到基度山岛令人激动的宝藏;从衣衫褴褛的水手,到服饰华丽的伯爵等等,这些都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。小说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,一个个呼之欲出。邓蒂斯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复仇者,他善良、聪慧,并且富有同情心,他的报恩同样激动人心。而他的仇人们也仅仅只是一个个坏人,他们同样有着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。小说让人们坚信,好人终会一生平安,坏人终会自食其果,并间接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,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现实意义。这本《基度山伯爵》是专门为少年儿童编译的。本书既保留了原著主要情节和精彩篇章,又尽可能保持了原著风格,非

常适合小读者们阅读。希望这本《基度山伯爵》能让小读者们喜欢。

## 目 录

一、归航	( 1 )
二、亲人	( 9 )
三、惊变	( 19 )
四、入狱	( 27 )
五、越狱	( 39 )
六、寻宝	( 45 )
七、返乡	( 52 )
八、报恩	( 60 )
九、强盗	( 67 )
十、重逢	( 77 )
十一、名马	( 84 )
十二、伏笔	( 100 )
十三、海黛	( 107 )
十四、灭口	( 115 )
十五、审判	( 122 )

十六、挑衅	(130)
十七、夜访	(139)
十八、决斗	(148)
十九、逃跑	(157)
二十、露馅	(164)
二十一、起诉	(177)
二十二、离别	(187)
二十三、宽恕	(194)
二十四、远帆	(204)

## 一、归航

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，法国货船“法老号”即将靠近终点——马赛(si)，它驶得非常缓慢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以致岸上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。

岸上看热闹的人中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(xú)。其中一位耐不住了，他等不及帆船入港(gǎng)就跳进了一只小艇，迎着货船驶去。

货船上那个青年看见来了，摘下帽子迎上来。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，年龄大概有十九岁左右的样子，有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。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(yì)的感觉，那种镇定和坚毅的气质是只有从小就经过大风大浪、艰难险阻的人才具有的。

“啊！是你呀，邓蒂(dì)斯？”小艇上的人喊道，“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们船上显得这样丧气？”

“太不幸了，莫雷尔先生！”那个青年回答说，“太不幸了，尤其是对我！我们失去了我们勇敢可敬的莱克勒(lè)船长。”

“货呢？”船主焦急地问。

“货都安全，未受任何损失，莫雷尔先生，那方面我想您是可以满意的。但可怜的莱克勒船长——”

“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？”

“他是得脑膜炎死的，临终的时候痛苦极了。”

“邓蒂斯，你知道，”船主说道，他的神色显得很不安，“我们都是凡人，都免不了一死。”

船主没再说什么，便立即抓住了邓蒂斯抛(pāo)给他的一条绳子，以水手般敏捷(jié)的动作爬上船边的舷(xián)梯。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了，把船主和那个他称为腾(téng)格拉尔的人留在了一起。

腾格拉尔现在正向船主走来。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，天生一副对上谄媚对下轻视无礼、不讨人喜欢的面孔。他在船上担任押运员，船员都讨厌他，却很喜欢爱德蒙·邓蒂斯。

船主盯住正在指挥抛锚(máo)的邓蒂斯，说道：“在我

看来，腾格拉尔，一个水手要干得很内行，不一定要老海员才行，因为你看，我们这位朋友邓蒂斯，不需任何人的指示，似乎也干得不错，完全可以称职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腾格拉尔向邓蒂斯扫了一眼，露出仇恨的目光说：“是的，他很年轻，而年轻人总是自视甚高的。船长刚去世，他就跟谁也不商量一下，竟自作主张地独揽指挥权，对下面发号施令起来，而且还在厄(è)尔巴岛(dǎo)耽搁(dāN gē)了一天半，没有直航返回马赛。”

“说到他执掌这只船的指挥权，”莫雷尔说道，“他既然是船上的大副，这就应该是他的职责。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事儿，是他的错，除非这只船有什么故障。”

“这只船是像你我的身体一样，毫无毛病，莫雷尔先生，那一天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——只是因为他要到岸上玩玩，并没有别的事情。”

“邓蒂斯！”船主转过身去喊青年，“到这儿来！”

“等一下，先生，”邓蒂斯回答，“我就来。”然后他对船员喊道，“抛锚！”

“看，”腾格拉尔说，“他简直已自命为船长啦。”

“嗯，事实上，他已经的确是了。”船主说道。

腾格拉尔的眉际顿时掠(lüè)过一片阴云。

“对不起，莫雷尔先生，”邓蒂斯走过来说，“船现在已经停好了，我可以听您吩咐了。”

腾格拉尔向后退了一两步。

“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泊(bó)，耽搁了一天半时间。”

“究竟为什么我也不十分清楚，我只是在执行莱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。他在临终的时候，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拿破仑元帅。”

莫雷尔向四周张望了一下，把邓蒂斯拖到一边，急忙问道：“你看到陛(bì)下了吗？他好吗？”

“看上去还不错。”

“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，‘哦，哦！’他说，‘我非常了解他们！莫雷尔这个家族的人世世代代都当船主。当我驻守在瓦朗斯的时候，我那个团里面也有一个姓莫雷尔的人。’”

“太对了！一点不错！”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，“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·莫雷尔，他后来被提升到上尉。邓蒂斯，你

一定要去告诉我叔叔，说陛下还记得他，你将看到那个老兵，会被感动得掉眼泪的。好了，好了！”

他慈爱地拍拍邓蒂斯的肩膀，继续说：“你做得很好，邓蒂斯，你是应该执行莱克勒船长的命令，在厄尔巴岛靠一下岸的——但是，如果你曾带一包东西给元帅并且还同他讲过话的事被人知道的话，那你就会受连累的。”

“我怎么会受连累呢？”邓蒂斯问，“我连自己带去的是什么东西都根本不知道，而陛下所问及的，又是一般的人所常问的那些普通问题：哦，对不起，我得去处理事，晴了。”

他刚离开，腾格拉尔就凑(còu)了过来，说道：“邓蒂斯没有把一封船长的信转给你吗？”

“给我的信？没有呀。有一封信吗？”

“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外，莱克勒船长还另有一封信托他转交的。”

“你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呀，腾格拉尔？”

“咦(yí)，就是邓蒂斯在费拉约港留下的那包东西呀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曾留了一包东西在费拉约港呢？”

经船主这样一问，腾格拉尔的脸顿时涨红了：“那天我经过船长室门口时，那门是半开着的，我便看见船长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邓蒂斯。”

这时，那青年人回来了，腾格拉尔便趁机溜(líu)走了。

“喂，我亲爱的邓蒂斯，你在这儿的事都做完了，是吗？”船主问。

邓蒂斯向四周看了一眼。

“没事了，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共进晚餐(Cān)吗？”

“请您原谅，莫雷尔先生。我得先回去看看我父亲，他是我现在惟一的亲人，出海时间这么久，他老人家肯定天天在盼着我呢。但是，对您的盛情，我还是非常感激的。”

“没错，邓蒂斯，真是这样，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。那么好吧，你先去看你的父亲吧，我们等着你。”

“我恐怕还得再请您原谅，莫雷尔先生——因为我看过父亲以后，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。”

“真是的，邓蒂斯，我怎么给忘记了，还有一个人也像你父亲一样，在焦急地期待着你呢——那可爱的美塞苔丝。”

邓蒂斯的脸红了。

“得了，得了，我亲爱的邓蒂斯，”船主又说，“我不耽搁你了。我的事你办得很出色，我也应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去痛快地办一下自己的事了。”

“不过，我还得向您请两星期的假。”

“是去结婚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是去结婚，然后还得到巴黎(lí)去一次。”

“好，好。你就离开两个星期吧，邓蒂斯。反正船上卸(Xiè)货得花六个星期，卸完货以后，还得要过三个月才能再出海，你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——因为，‘法老字号’，”船主拍拍青年水手的背，又说，“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！”

“没有船长！”邓蒂斯眼睛里闪烁(shuò)着兴奋的光芒，不禁兴高采烈地说道，“您说什么呀，您好像偷(tōu)看到了我心底最秘密的一线希望。您真要任命我做‘法老字号’的船长吗？”

“啊，莫雷尔先生，”青年水手的眼睛里含着泪水，紧握住船主的手，激动地喊道，“莫雷尔先生，我代表我父亲和美塞苔丝谢谢您了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邓蒂斯，别提了，上天保佑好心人！快到你父亲那儿去吧，快去看看美塞苔丝吧，然后再回到我这儿来。”

“那么，莫雷尔先生，再会吧。再一次多谢啦！”

“我希望不久能再看到你，我亲爱的邓蒂斯。祝你好运！”

船主转过身来时，看见腾格拉尔正站在他背后。腾格拉尔表面上看似在等候他的吩咐，实际上却像他一样，在用目光遥(yáo)送那青年水手。

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着爱德蒙·邓蒂斯，但两个人目光里的神情和含义却大不相同。

## 二、亲人

我们暂且先放下不谈腾格拉尔如何怀着仇恨，竭力在船主莫雷尔的耳边讲他的同伴的坏话。

且说邓蒂斯横过一条小街，转入梅兰巷(xiàng)，走进了靠左边的一间小房子里。他在黑暗的楼梯上一手扶着栏杆，一手按在他那狂跳的心上，急急忙忙地奔上了四层楼梯。他在一扇半开半掩(yǎn)的门前停了下来，那半开的门里面是一个小房间。

邓蒂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房间里。“法老号”到港的消息老人还不知道。这时，他正踩在一张椅子上，用颤(chàn)抖的手指在编一个花棚。

突然，他觉得一只手臂拦腰抱住了他，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喊起来：“爸爸！”

老人惊叫了一声，转过身来，一看是自己的儿子，就脸色惨白地倒在了他的怀抱中。

“您怎么啦，爸爸！您病了吗？”邓蒂斯吃惊地问。